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9月30日投票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确保联邦政府有足够资金继续运转到12月3日,暂时避免因资金耗尽而“关门”。当天,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这一法案。分析人士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围绕如何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的争执,实质性加剧了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拖累经济复苏前景,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美国两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拜登签署生效 美国政府暂避『关门』危机

下一个节点:12月3日

美国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9月30日以254票赞成、17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确保联邦政府有足够资金继续运转到12月3日。当天早些时候,该法案在国会参议院以65票赞成、35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随后,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以避免美国联邦政府于当地时间10月1日零时“关门”。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舒默当天说,国会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德劳罗认为,该法案并非长久之计,她敦促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合作,早日就新财年(始于10月1日)的联邦预算案达成共识。

美国联邦政府本财年于9月30日结束,但两党迟迟未能就完整的新财年联邦预算案达成一致。众议院9月21日曾通过一项临时拨款和债务上限法案,以确保联邦政府获得足够运转资金,同时暂停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生效直至2022年12月。但该法案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为避免联邦政府“关门”,民主党人将临时拨款法案单独提出并在国会表决。接下来,民主党人将全力确保通过有关提高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的法案,但恐将受到共和党人的阻挠。

债务上限是条“红线”

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截至9月初,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超过28.7万亿美元。

由于美国财政部为筹集政府运转资金而启动的非常规手段预计将在10月18日用尽举债空间,财政部长耶伦近日多次敦促国会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否则联邦政府将面临历史上首次债务违约。

美国国会1917年首次设立债务上限制度,旨在定期检视政府开支状况。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已修改债务上限98次,其中大部分是上调。但2013年以来,美国国会不再直接调高债务上限,而是设置时限暂停债务上限生效,允许财政部在此期间不受限制地发债。

2013年以来,美国国会已7次暂停债务上限生效。最近一次暂停始于2019年8月,当时债务上限约为22万亿美元,国会允许财政部继续发债直至今年7月31日。

自债务上限于8月1日恢复生效后,美国财政部采取非常规措施为联邦政府提供临时性

融资,但财政部所持现金和非常规措施可能在10月中旬耗尽,届时美国政府将无法履行其支付义务,从而构成违约。

沦为党争的政治工具

一些经济学家表示,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债务违约,美国国债“无风险”是全球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预期。即使仅是有关债务违约的担忧增加,也足以对金融市场及美国经济构成冲击。

2011年8月,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提高债务上限持续博弈,在距离违约只有数天的最后关头才达成妥协,由此造成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导致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下调至“AA+”。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遭遇主权信用评级降级。

耶伦警告,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很可能引发一场“历史性的金融危机”,加剧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债务违约也可能引发利率飙升、股价急剧下跌和其他金融动荡。此外,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可能会逆转转为衰退,失去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和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观察人士指出,债务违约将严重削弱美国借债信誉,甚至可能动摇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引发投资者抛售美国国债,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拖累世界经济复苏。

近年来,债务上限问题日益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博弈的重要筹码。特朗普执政时期,共和党力推提高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遭遇民主党阻力;拜登上台后,民主党多次提出债务上限解决方案,但共和党拒绝给予支持。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现有政治制度下,债务上限由经济议题沦为两党斗争的政治工具,是债务问题屡次发展成危机的原因。从历史上看,两党多次就债务上限展开博弈,直到最后一刻才达成协议。英国《经济学人》评论,美国政党为了各自利益,以解决债务上限的最后期限进行豪赌,美国信用评级由此沦为“人质”。

综合新华社消息

人命丢了,人心散了 阴谋论大行其道撕裂美国社会

科里·罗是一名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美军士兵。2004年,他带着身体和心理双重创伤回到美国,与朋友共同制作了纪录片《脆弱的变化》,质疑美国政府是策划“9·11”事件的“幕后黑手”。此片在美国引发广泛关注,助推相关阴谋论不断发酵。在互联网的助推以及一些政客鼓吹下,美国这些年来出现大量有关战争、选举以及新冠疫情的阴谋论,折射出民众对政府日益严重的不信任和社会的进一步撕裂。

阴谋论背后的血泪代价

“9·11”事件发生前,在美国就有关于前总统肯尼迪遇刺、“阿波罗11号”登月等的阴谋论,而这起恐怖袭击的发生标志着美国社会进入了“质疑一切”的时代,各种奇谈怪论越发盛行。

“阴谋论一直存在,只是分享阴谋论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英国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卡伦·道格拉斯说,互联网使阴谋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于传播,人们可以快速找到观点相近的人,加入群组并分享意见。

“5G是新冠疫情的罪魁祸首;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试图通过推广疫苗,在所有人体内埋下芯片,以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各种有关疫情的阴谋论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英国“反数字仇恨中心”通过分析超过80万条“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信息得出结论,约三分之二涉疫苗虚假信息都是由12名美国人制造的。

疫苗阴谋论大肆传播让美国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受虚假信息影响,不少美国人不愿接种疫苗。目前,美国未接种疫苗者占新增新冠死亡病例的99.5%,占住院病例的97%。

27岁的凯尔·狄克逊今年初死于新冠肺炎。他的姐姐丽迈勒谈到其死讯时既悲伤又愤怒。“由于相信那些阴谋论,凯尔不愿戴口罩,也没能有效保持社交距离。”丽迈勒说,即便在凯尔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有不少家人在网上传播各种疫情阴谋论。

政府失信于民酿恶果

“所有疫苗阴谋论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失去了对政府的信心,宁愿相信政府之外的任何消息来源。”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奈斯琳·马利克写道。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07年以来,认为始终或大部分时间可以信任政府的美国民众比例一直没有超过30%。目前,只有2%的受访民众认为政府“几乎总是”能做对事情。

对内,美国政府迟迟未能有效弥合种族裂痕,而疫情又进一步凸显政府救富不济穷的执政导向。对外,美国政府为维护霸权发动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经常污蔑抹黑别国政

府,蓄意挑起或激化一些地区的矛盾冲突。对于美国政府的肆意妄为,美国民众的失望和不满不断累积,信任不断丧失。这为阴谋论的传播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

与此同时,一向鼓吹“言论自由”的美国政府对网络信息疏于必要监管,导致各种阴谋论在网上快速发酵。美国《通信传播正当行为法》第230条规定,社交媒体对使用者在其平台发布的内容免责。但《哈佛商业评论》指出,这一规定制定于20多年前,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样的规定早已过时。

虚假信息加剧社会分裂

阴谋论如今甚至成为一些政客操纵民意的工具,使美国政治极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在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芬斯特看来,当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开始加剧社会分裂,或者被一些政客所利用时,这种不信任会变得危险。

在阴谋论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名为“匿名者Q”的组织。该组织声称,2020年美国大选存在舞弊,新冠病毒是为了阻挠特朗普连任而在实验室制造出来的,美国政府内部存在反特朗普的“暗深势力集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的一篇报道指出,“匿名者Q”诞生于互联网的边缘地带,现在正渗透进美国主流政治领域。2020年大选中,“匿名者Q”的公开支持者、共和党人玛乔丽·泰勒·格林当选佐治亚州联邦众议员便是明证。

今年初,一批认为选举存在舞弊的美国民众冲击国会,证明阴谋论已在美国加剧政治极化并构成安全威胁。8月,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与选举阴谋论相关的网络暴力威胁言论正越来越多。《华盛顿邮报》刊文说,在媒体和自私政客的煽动下,选举阴谋论的流行正在撕裂许多家庭。一些人被媒体和政客“洗脑”,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这些人就好像加入邪教或染上毒瘾一样。

十余名学者去年在美国《科学》杂志联名发表题为《美国的政治宗派主义》的文章。文中说,受社交媒体影响,美国民众对非己方政党成员的敌意非常高,认为对方“不道德”或“令人厌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政党身份似乎比政策认同更加重要。

据新华社

►这是9月30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国会大厦。 新华社发

